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HEUCFW181207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编号 18WWE573



Wuerfu Zhi Nuxing Zhuyi Yanjiu

伍尔夫之女性主义研究

王欢 著





Wuerfu Zhi Nixing Zhuyi Yanjiu

伍尔夫之女性主义研究

王 欢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伍尔夫之女性主义研究 / 王欢著. — 哈尔滨：哈
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661-2148-6

I . ①伍… II . ①王… III . ①伍尔夫 (Woolf,
Virginia 1882-1941) —文学研究 IV . ① I561.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7289 号

选题策划 周一瞳
责任编辑 张忠远
封面设计 李海波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社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南通大街 145 号
邮政编码 150001
发行电话 0451-82519328
传真 0451-82519699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mm×960 mm 1/16
印张 8
字数 142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80 元
<http://www.hrbeupress.com>
E-mail: heupress@hrbeu.edu.cn

前　　言

女性主义批评是以女性意识为关照，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一般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主要分为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在此，本书主要分析的是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为先驱代表的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它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关注的是文学的社会与文化语境，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作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立足于自身的社会处境，前瞻性地揭示了性别差异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单纯地争夺选举权并不能彻底改变女性被压迫的历史地位，只有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解构性别二元对立，才能使广大女性获得真正的解放。相较于同时代者，伍尔夫的先进性体现为在强调物质经济对于女性独立的重要性的同时，更在乎女性精神空间的自我建构与拓展。她呼吁广大女性走出家庭，摆脱“房中的天使”的女性形象，拿起笔进行写作；她提出妇女写作必须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以及年薪500英镑，用来保证写作的顺利进行；她倡导“双性同体”的思维方式以及写作状态。毫无疑问，弗吉尼亚·伍尔夫这位女性主义批评史上闪耀的明星是后世学者探索女性文学发展的宝贵思想资源，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的女性主义者。

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德·波伏瓦在论述妇女有无创造力的问题时，就曾引用伍尔夫的观点证明女性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的培养与训练，她们并非真正缺乏才能，而是缺少平等的机会。另外，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奥茨也有

相同的见解，她认为“主题是由文化决定的，不是由性别决定的。想象力本身是无性别的，向我们敞开大门。”

这一观点无疑受到了伍尔夫的启发。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戴尔·斯彭德在其著作《男人创造的语言》中表示，男人作为历史唯一的陈述者，一直掌控着话语权，女性必须建造属于自己的话语来支持文学创作。我们不能否认这一观点没有受到伍尔夫关于女性话语建构理论的影响。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一文中，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以巴西当代女作家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一篇早期珍贵的文章作为引子，系统论述了“女性写作”从小说到戏剧这一与生命相连接的探索、感悟和反思的创作过程。写作在此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活动，更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铭刻，是生命进程中始终鲜明的自我救赎，这显然也是得到了伍尔夫关于女性写作观点的启示。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微笑》以及卡罗琳·海尔布伦在《迈向男女双性的认识》中，都表达了对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理解与赞同，并提出了自己对这一概念深入的阐释。

著 者

2018年9月

(注：由于外国人名、地名、书名等在我国翻译出版会产生不一致的情况，本书现将其统一。)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西方女性主义与伍尔夫女性主义研究	001
第一节 西方女性主义的争论	001
第二节 伍尔夫与列斐弗尔的相遇	010
第三节 伍尔夫的研究	017
· 第二章 伍尔夫小说中的女性化叙事	032
第一节 伍尔夫的小说实验	032
第二节 《墙上的斑点》与阿莱夫	041
第三节 《达洛卫夫人》：存在的瞬间	044
第四节 《奥兰多》	053
· 第三章 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与写作	062
第一节 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	062
第二节 对女性与写作的思考	068
· 第四章 对女性形象的书写	079
第一节 杀死“家中天使”	079
第二节 独立自主的女性	082
· 第五章 对两性关系的表达	085
第一节 对传统化两性对立的反思	085
第二节 对理想化双性同体的创造	089

目录

· 第六章 伍尔夫作品中的性别问题	097
第一节 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二分	097
第二节 “房中的天使”——被建构的女性身份	100
· 第七章 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105
第一节 女性基本权利的丧失与不平等	106
第二节 创作权的缺失与不平等	108
· 结语	116
· 参考文献	118

第一章 西方女性主义与伍尔夫女性主义研究

第一节 西方女性主义的争论

西方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是忽视性别差异的性别平等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持有的是这种观点；二是重视差异的性别平等观，激进、文化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基本上持有这种观点，但无论是忽视差异还是重视差异，都会给女性带来现实的危险；三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平等与差异的矛盾是历史产生的，只有历史的发展才能解决，这一观点为女性主义跳出这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追求性别平等是西方女性主义永恒的目标。其中，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男女的法律和政治权利平等而忽视性别之间的差异。激进女性主义以女性经验为基础强调两性的差异及对立；文化女性主义旨在创造一种独立的女性文化，达到赞美女性气质和限定男性统治文化价值的目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要求将差异进行到底。这三个流派的女性主义者基本上都持有一种重视差异的性别平等观，但无论是忽视差异还是重视差异，都会给女性带来很多现实的危险。

一、忽视差异的女性主义性别平等观

产生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第一次浪潮”时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美国革命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为主导，以天赋人权，主要是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为主要诉求，具有特别强调男女

之间的法律和政治平等而忽视性别差异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强调男女拥有同样的理性力量

经典的自由主义认为，理性能力是赋予民主权利的唯一合法基础。例如，霍布斯把生命看作丑恶的、兽性的、危险的和不道德的，因此，人是需要理性的。洛克认为，如果人是有理性的，那么他们就应当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独立的，因此，在西方自由主义哲学中，理性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跟随自由主义的传统，特别强调男女拥有同样的理性能力。如果说现存男女之间在理性上有差异，那完全是由于教育上的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将来虽然两性在生理上的差异依然存在，但是性别心理的差异会因男女之间教育机会平等的实现而消失。例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早期的代表人物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就提出，理性是公民资格的基础，理性包含着控制爱情与热情的能力，女性的性和爱情都必须服从于理性，女性的结婚和生育必须建立在理性的选择之上。

（二）强调男女之间的机会均等和社会公正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男女两性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有责任心的女性形象：只要给她机会，她就能照顾好自己，挖掘出自身的潜能。为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反对照顾弱者或弱势群体，认为女性如果得到了与男性同等的竞争机会，就会获得成功。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坦顿（Cady Stanton）要求将自由共和主义的原则适用于女性。她有意模仿独立宣言“人生而平等”的句式，指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反对在道德上的男女双重标准。

从上面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一种忽视男女差异、以男性为标准的社会平等观，这一观点在第二波女性运动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指出：“男性将自己定义为‘自我’，而将女性定义为‘他者’，女性不仅与男人不同，而且低于男性。”为此，她提出了“三步策略”：第一步，一定要工作，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第二步，一定要有知识，包括思想、观察和定义；第三步，争取社会的社会主义变

革，这一变革将会对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者的冲突有所帮助。在波伏瓦的策略中，仍然可以看出向“男人看齐”的隐性标准存在。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倾向于淡化两性生理差别的意义，因为在她们看来，两性生理差别同获得政治权利毫不相干。

虽然取消法律中对女性的歧视在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今天妇女进入主流社会的各种有形障碍已基本被铲除之际，人们却更加清楚地看到，法律面前的绝对平等并非总是对妇女有利。这不禁让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公正不仅在于同类同等对待之，还在于不同类不同等对待之。”实际上，早有一些女性主义者识别出与性别公正有关的各种性别差异，虽然她们对于那些性别差异与性别公正有关以及这些差异的意义问题并不能总是达成一致，但毫无疑问，几种重视差异的女性主义性别平等观业已形成。

二、重视差异的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观

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树立起父权制并将其作为“革命的镖靶”，并把它从经济和政治等公共领域拉入两性之间的关系，包括最为亲密的关系之中。激进女性主义特别强调男女本质的不同，但不是把女性地位低下归罪于女性的生理状态，就是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例如，有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身体是自然界的畸形创造，这一生理结构导致女性以为自己应当去做那些屈从于男性统治的事情，如生育、带孩子、性行为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育。只有通过避孕技术、试管婴儿、人工授精及无性繁殖这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把女性从生育这一生理功能下解放出来，女性的处境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只要两性的区分在生理上和社会上继续存在，女性的处境就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因此，只有铲除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或使这种差异变得不再有意义，才能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例如，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她在《性的辩证法》中提出的观点非常引人注目：“婴儿的成熟期很长，这便决定了婴儿有很长一段时间要依赖成人，特别是要依赖母乳才能生存。与此同时，生育使女性体质变弱，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因此，女性解放要靠“生物革命”和与此

相关的一系列技术，这一革命不仅要使婴儿的养育脱离母乳，而且要使生育过程脱离子宫，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女性对男人体力的依赖，而这一依赖恰恰是女性依从地位的生理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激进女性主义开始改变其观点，从把女性的从属地位归因于女性的生理特征，转变为谴责男性的生理特征。有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谴责男性的生理特征，鼓吹排斥男性，把男性侵犯女性的倾向看成是与生俱来的，进而把男性当成敌人。有一种典型的激进女性主义的言论是这样的：“有人说，女性运动是有始以来第一场没有敌人的战争，而我们认为敌人就是社会和男人。”为此，她们采取性分离主义策略，拒绝异性恋，提倡女同性恋。

由此可见，激进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观主要从生物学角度对女性受压迫的原因进行分析，只强调男女的差异及对立面，而没有看到男女的同一性，她们提出的解放策略也是很难实现的。

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一种文化女性主义，它以激进女性主义为基础，旨在创造一种独立的女性文化，达到赞美女性气质、限定男性统治文化价值的目的。文化女性主义试图肯定两性之间的生理和心理差异，认为女性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在本质上不是差异问题，而是差异的不同价值。因此，其目标就是要对女性的能力和女性的本质重新估价，从而逆转男性与女性的不同价值。文化女性主义不强调推翻父权制，而是致力于认同、复兴和培育女性品质，使之超越父权制，弘扬那些被贬低的女性价值，建立以女性为中心的文化和亚文化环境。吉利根（Carol Gilligan）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她提出：“女性的关怀伦理、母性思维、和平与关爱是最有价值的伦理。如果我们能够将女性的形象确立为社会保护者的形象，弘扬女性和母性——关爱、养育和道德感，社会将会变得更好。”

在这一点上，文化女性主义继激进女性主义否定男性本质之后，肯定了女性的本质。文化女性主义不像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那样认为女性同男性一样是因为她们分享了男性的能力，而是赞美女性气质中的独特之处，例如乐于照顾别人、富于情感、对他人依赖等，这些特征不仅不应当被否定，而应当大力肯定，男性也应当接受和培养这些女性特征。如果平等意味着同男性压迫者相同，她们便对与男性平等不感兴趣。因此，文化女性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些抹杀男女

差别的主张，如女性参军等，而是主张男女都不应该参军，因为军队是父权制夸大男性、压迫女性、毁灭人类和地球上的生命的机制。“女性是优越的”这一口号鲜明地反映了文化女性主义的观点。文化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的荷尔蒙成分和生育能力等生理基础赋予女性优越于男性的品质。另外，文化女性主义还认为，女性天生是和平主义者，而男性是战争贩子；女性是看重人与人关系的，而男性是个人中心主义的；女性从事各类行为时总是能从整个过程中得到快乐，而男性却一门心思盯着最后的结果等。总之，文化女性主义认为，女性比男性更适合也更有能力领导这个社会。

法国的著名女性主义者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曾提出，作为一个女性去要求平等是对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的错误表达。女性之所以受剥削，是因为性差异，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也只有性差异这一途径。她批评某些女性主义者为了寻求男女平等，主张女人的中性化。她认为，中性化是身份的丧失，如果这种中性化普遍实行的话，将意味着人类的灭亡。她指出，重要的是去定义男女两性各自的价值，社会正义应当赋予或者说还给女性特征以文化价值。

很明显，这种认为女性更优越的文化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一样，是另一种形式的、以女性为中心的“生理决定论”，从本质上讲，并不比以男性为中心的生理决定论高明。但“矫枉过正”，毕竟它是为弱者说话的，因此，在反对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当中，还是有一些进步意义的。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产生使西方女性主义发生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转变，即从强调男女平等的理论转向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和文化中的妇女之间的差异。之前的女性主义不管是忽视男女生理差异还是承认差异从而强调女性差异的正面价值，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妇女的性别决定了她们的从属地位。与这些观点都不同的是，后现代女性主义以其差异理论解构了“女性”这个社会、哲学和政治类别的一统性和稳定性。后现代女性主义指出，“妇女”这个类别在其所处的具体历史、社会和文化话语的影响下是不可能一统的。世上没有抽象的女性，应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研究妇女的经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第一世界中的少数种族女性主义以及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纷纷对西方女性主义中的妇女共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德里达有句名言特别能够反映后现

代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份的质疑：“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叫作有关女人的真理，女人只不过是真理的非真理性的一个名字。”

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中，不但女性身份遭到了质疑，就连女性的主体意识的一统性也不存在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女性的主体意识是文化建构的，是多元的和不断变化的。依利格瑞和克里斯蒂娃等人还指出，女性的主观能动性也是文化建构的，是在充满内在矛盾的主观之间所进行的各种话语的实践中产生的。因此，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早期的女性主义所设想的那种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的“正宗的女性主体意识”是不存在的。例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提出了社会性别角色的“表演性”理论，认为女性的主体意识是在其反复地表演所在社会有关性别的话语的过程中建构的。人不能选择做男人还是女人，人被迫不断地引用有关男女的社会规范，把自己建构为有性别的人。因此，有人批评巴特勒把人的性别身份变成像衣服帽子一样可以随便穿戴和替换的了。

后现代女性主义这种不断将差异细化的倾向与其对生理差异的文化意义的特别强调有关。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认为不是生理差异本身有压迫性，而是对生理差异的意识形态利用有压迫性。因此，她们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形成的影响。

总之，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做宏观的分析，认为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由于女性属于不同的阶级、种族、民族，有不同的能力、性倾向、年龄，女性内部的差异、女性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内部的矛盾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在后现代女性主义这里，差异被进行到底了。这虽然有助于提醒人们注意不同女性之间的不同利益，但这种过于彻底的解构，在一定程度上使女性主义失去了斗争的政治基础。就像哈索克（Nancy Hartsock）所说的那样：“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刚刚开始打破我们一直被迫保持的沉默，刚刚开始提出为我们自己命名的权利要求，刚刚开始作为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来行动之时，主体的概念本身却成了问题？正当我们要形成我们自己关于世界的理论之时，世界是否能被理论化这种非确定性却被提了出来。正当我们开始讨论我们所要求的变革之时，进步的理念和系统地、理性地组织人类社会的可能性却变成不确定和值得怀疑

的了。”

三、将平等和差异交给历史：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观

平等还是差异？女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僵局，不但在理论上进退维谷，而且使女性面临很多现实的危险。

否认男女差异，追求法律面前绝对的男女平等的做法，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存在于男女之间的差异相对来说没有多少社会意义。这个假设拒绝承认性别差异社会体制化的现实，在这种性别体制当中，人们无法逃脱社会规范对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因此，这种法律平等和机会平等的理想，没有向废除性别差异制度的理想挑战，而是以该理想为前提的。同时，它使女性丧失了许多享受特殊照顾的权利，如在怀孕、哺乳期间应享有的权利等。另外，在雇工和家庭当中，男女同样对待往往不利于实现性别公正。比如，在雇工中采用机会平等政策，如果没有特殊的措施，很难抵消社会对妇女无形的偏见，从而剥夺了妇女获得同男人一样资格的机会。再比如，无过错离婚判决把家庭财产平分给丈夫和妻子，结果总是使妻子陷入比丈夫糟糕得多的经济状况中。

承认性别差异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它强化了性别的传统刻板模式。流行的刻板模式中最荒谬的假设是：男人生来是性侵犯者，只要女人在场，便会诱惑男人采取侵犯行动。以这类假设为基础，美国的法庭曾经做出这样的判决：不准妇女在阿拉巴马州最高警卫监狱当狱警，不准妇女在少年管教所当牧师。这类保护性判决的结果使妇女不能获得她们可能挣到的最高工资，或使她们不能谋求到出于宗教情感而想得到的职业。因此，以承认性别差异来达到男女平等的许多建议往往会引起社会激烈的争论，因为对妇女来说，这种承认总是有代价的，为妇女的特殊保护而设计的措施往往变成防止她们获得同男人相同待遇的障碍。同时，在法律上将妇女看成一个需要特别保护的类别可能会忽视妇女间的差别。一群妇女可能真正需要某种保护，而对于另一群妇女来说，接受这样的保护可能会成为负担，甚至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任何忽视了种族、阶级、宗教、年龄、族裔、婚姻状况、身体能力等具体特征的性别差异概念都是不合适的。当然，过于强调这些具体的差异，又会使妇女为争取

自己权利的斗争丧失政治基础。

如何才能解决平等与差异的矛盾呢？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平等”范畴内涵的理解。从上面对女性主义性别平等观的探讨当中可以发现，平等概念的核心是“相同”或“等同”，因为人们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所以他（她）们应该享有相同的待遇。但是在强调人类的相同之处时，平等的要求掩盖了人类的差异。它不是对人们即刻感觉到的需要做出直接反应，而是对处于具体情景中的具体的人做了抽象，试图以这个抽象的规则解决利益冲突。男女平等这个抽象的原则，对一些男人来讲，可能看起来是个威胁；对一些女人来讲，则是一个把男人的特权给予女人的许诺；然而对于一些发挥女人的差异的概念的女性主义者来说，却像是要把女人男性化或否认女性的特殊能力。“与男性平等”的信条是对男性统治意识形态中最根本的东西的公开赞同，因为它假定了男性是人类的标准。因此，对于女性主义来讲，平等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概念。在那个等级和阶级划分极其严格的年代，平等是人们不得不使用的一件武器，但女性主义者在描绘有远见的愿景的时候，必须要重新理解这个概念，并赋予它新的含义。

实际上，平等存在两个维度，上面所讲的女性主义的性别平等观所追求的实际上都是男女之间的形式平等。形式平等只关心法律和制度的正义原则是否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而不诉及实质上的正义和公正。平等对待、程序正义和机会均等都属于形式平等，而实质平等则注重结果上的平等，它要求把社会的基本善（good）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在当今世界，男女之间的形式平等已基本实现，女性所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实质上的不平等。因此，必须发展一种能够指导女性争取实质平等的理论才能适应今天女性主义斗争的要求。在这方面，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作出了一种有益的尝试，为女性主义摆脱平等与差异的两难困境指明了方向。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虽然不是单独的女性主义流派，而是与激进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流派都有交叉的流派，但它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女性主义话语或趋向。它的主要特点在于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理论武器，以探寻女性从属地位的物质性基础为目标，注重研究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历史和与其他从属群体的交叉，以及如何形成了并继续形成着两性的差异和人们看

待这些差异的方式，为女性主义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只有从对形式平等的追求转换到对实质平等的设想，女性主义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出路。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所关心的是男女之间的实质平等，这表现在它对经济和对性的关心上。实际上，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在建构自己的理论观点时需要不断地处理各种关系的交叉，尤其是性所暗示的权力关系与阶级、种族和性身份所暗示的那些关系的交叉。正是在对处于这些交叉关系中女性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她们找到了女性受压迫的物质性根源。例如，克里丝汀·德尔菲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有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是工业生产方式，大部分商品是由这种生产方式生产的；另外一种是家庭生产方式，家庭服务、儿童保育和一些特定的物品由家庭生产方式来生产。第一种生产方式引起资本主义剥削，第二种生产方式引起家庭剥削。这两种剥削方式在那些参加工作的女性身上实现了交叉，形成超级剥削。而在婚姻框架内提供无酬的劳动，是女性所介入的独特的生产关系。因此，家庭是女性受剥削的场所，家庭生产方式是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基础。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大都把妇女解放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平等与差异的矛盾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只有在历史的发展中才能解决。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认为“人人平等”的物质基础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是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例如，莉丝·沃格尔就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人平等”对于分析男女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却也是一个非常有限的概念。她指出，人人平等被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方式中。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剥削，必须首先赋予雇佣劳动者以“自由”和与劳动力买方平等的身份。但在流通领域的人人平等背后，隐藏着阶级压迫的强大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自由和经济限制就像一个铜板的两个面，是不可分割又非常矛盾的关系。民主权利越是向所有人扩展，资本主义压迫性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就越显现出来，它的基础是阶级剥削而不是人人平等。在工业资本主义开始两百多年以后，明显的政治不平等现象大部分都消失了，但人们之间更加细微的差异需要加以平等化，例如黑人、女性、少数民族、种族集团、同性恋、老人、残疾人、出院的精神病人甚至肥胖者都在与不平等现象做斗争。但是，无论是否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一个人究竟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一问题，只有消灭剥

削、追求自由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能给出正确的答案。

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的思想赋予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以超越平凡的远见。例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绘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早已为解决这个矛盾指明了方向。马克思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正因为人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强调权利的平等会导致不平等。“为了避免这一弊病，权利不应是平等的，而必须是不平等的。”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这种弊病就能够避免。在表面上看来，马克思不关心平等，但实际上，他要达到的是一种更确实的、实质上的平等概念，即结果的平等。这种平等概念不以无视所有的或部分的差别为公正的先决条件，而是一种更加精细的、具体的、恰当的平等，因而也是真正的平等。

第二节 伍尔夫与列斐弗尔的相遇

一、列斐弗尔的 1910 年左右

作为当代空间理论最重要的思想先驱之一，列斐弗尔在其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宣称：“1910年左右，某个空间崩溃了。”列斐弗尔所指的空间崩溃是指基于欧几里得空间与透视空间，并在西方艺术和哲学中得以充分体现的传统理性空间的崩溃。列斐弗尔指出，伴随着这一参照系的消失，诸如城镇、历史、父权、音乐、道德观等方面的一系列传统观念也消失了。对于这一空间巨变，其实伍尔夫早在50年前就有过相似的论断。她说：“就让我们把这些变化的时间确定在1910年左右吧。”伍尔夫所指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信仰、行为、政治和文学的变化。可以说，伍尔夫很早就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空间的变化，感知到了空间的工具性，并因此而终其一生地致力于寻找适应这一变化的文学形式。但直到几十年后，列斐弗尔才将空间的概念引入对这种社会变化的分析之中，试图构建一种描